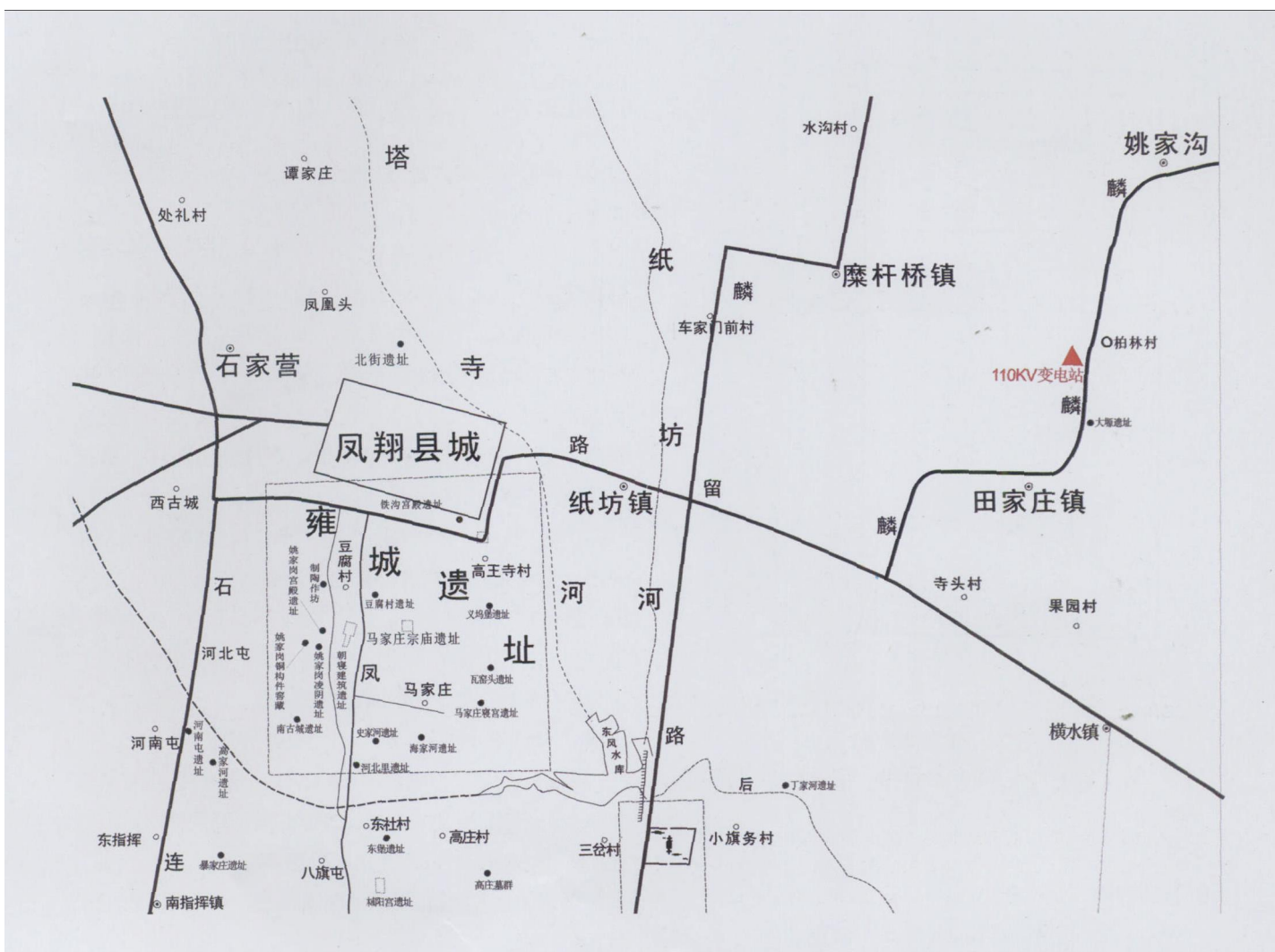


陕西凤翔西白村秦汉墓葬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凤翔县博物馆

西白村秦汉墓地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东北约20公里处的北山脚下，在纸坊河西二级台地之上，据调查，这里系分布较为密集的古墓葬群，秦汉时期的墓葬处在台地及山梁底部位置，而唐代以后的墓葬则处在较高的山梁上部（图一）。

2009年6~7月，为配合凤翔电力局110KV田家庄变电站建设，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联合组队，对该建设用地范围内的9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M3、M4、M5、M6、M9为东周秦墓，M1、M2、M7、M8为汉墓，现将发掘情况简报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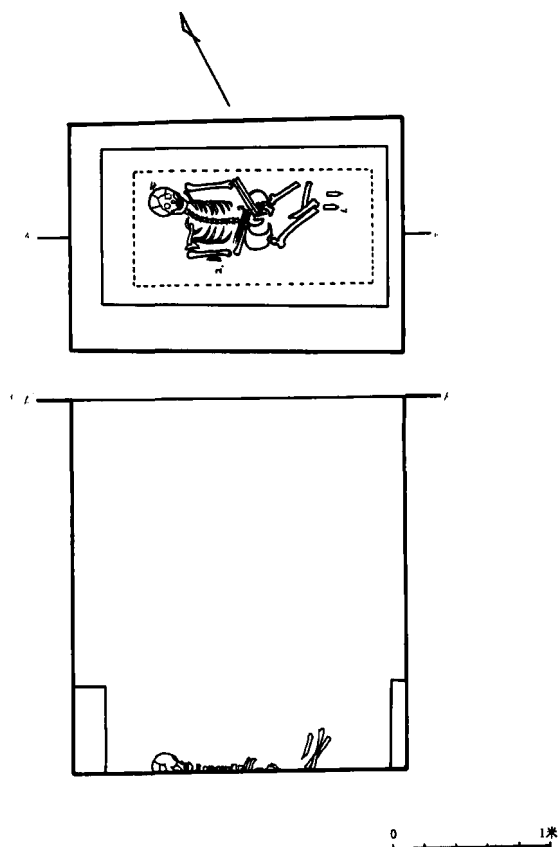
图一 墓地位置图

一、秦墓

皆为小型墓葬，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熟土二层台，根据是否有头箱可以分成两类：

M3、M4、M5，无头箱。形制相同，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葬具为一棺一槨，墓主皆仰身屈肢。随葬品较少，多则5件，少则1件。

M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295°。墓口长2.2米，宽1.42米，深2.3米。填土为五花土，经夯打。有熟土二层台，东宽0.1米，南宽0.29米，西宽0.2米，北宽0.17米。葬具一槨一棺，槨长1.9米，宽0.94米，棺长1.5米，西宽0.7米，东宽0.75米。墓主仰身屈肢，双手抱于腹部，双腿侧曲，面向上。石圭分别位于下肢骨东侧和上肢骨南侧，头骨后有玉块2（图二）。



图二 M4平面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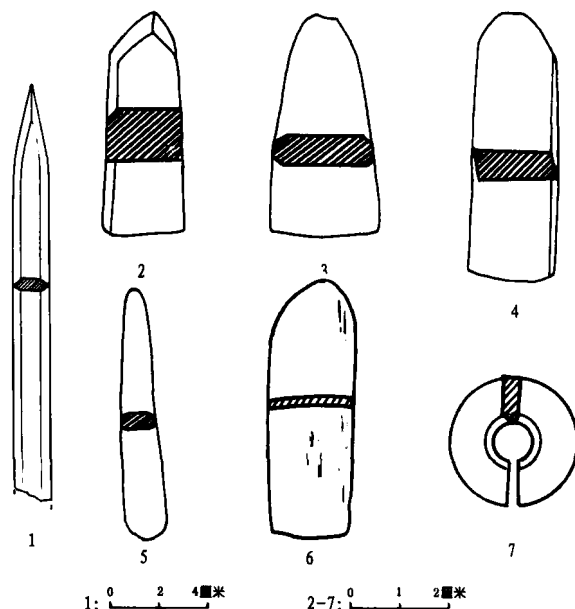
1、石圭 2、蚌圭 3石圭 4、石块

随葬器物

圭 8件。根据质地不同，分为A、B型。

A型 石圭6件。根据质地又可分为Aa、Ab两亚型。

Aa型 青石质，1件。M4：1，青灰色，圭尖为锐角三角形，圭尖与圭身交界不明显。圭身整体修长，有打磨



图三 M3、4、5出土器物

1、Aa石圭（M4：1） 2-4、Ab型石圭（M3：1、2、3）
5、B型圭（M4：2）6、B型圭（M5：1）7、石块（M4：4）

痕迹，横截面为扁六棱形。长23.6、厚0.8、最宽2.4厘米（图三：1）。

Ab型 白色石英石质，3件。标本M3：1，圭尖较短，圭身平整，仅侧边打磨痕迹。长4.5、厚1、最宽1.5厘米（图三：2）。标本M3：2，整体呈截尖三角形，侧面有打磨痕迹。横截面呈扁八棱形。长4.4、厚0.7、最宽2.2厘米（图三：3）。标本M3：3，圭尖截尖，两侧有打磨痕迹。横截面呈平行四边形。长5.3、厚0.6、最宽1.7厘米（图三：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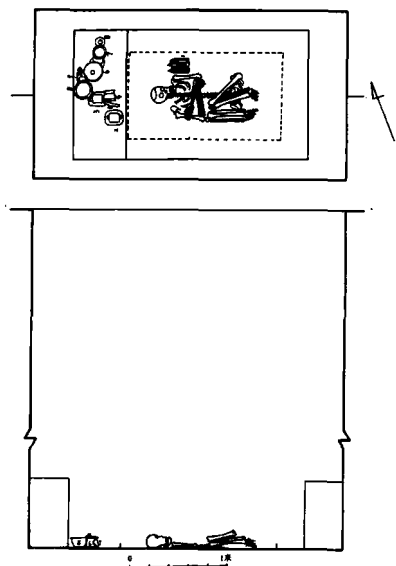
B型 蚌圭，2件。M4：2，白色，圭尖与底部均为圆弧形，圭身有打磨痕迹，横截面为扁六棱形。长10、厚0.5、最宽1.7厘米（图三：5）。M5：1，圭尖呈钝角三角形，圭尖与圭身分界不明显。圭身上宽下窄，最宽处在圭尖与圭身的相交处，横截面为扁六棱形。长5、厚0.2、最大宽度1.6厘米（图三：6）。

石块 2件，形制相同。标本M4：5，白色，有墨绿色斑点。环形，一侧有缺口，表面光滑。孔两面对钻。外径2.5、内径0.9、厚0.2厘米（图三：7）。

M6、M9，有头箱，头箱内随葬陶器，M9头箱底部低于墓底。

M6 方向292°。墓口长3.2米，宽1.7米，深5.55米。填土为五花土，经夯打。有熟土二层台，东宽0.3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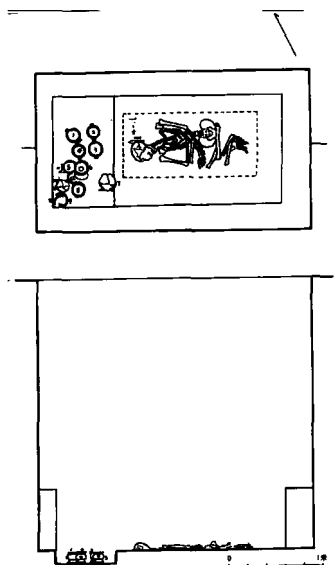
南宽0.26米，西宽0.18米，北宽0.26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椁长2.4米，宽1.3米，西端有一头箱，长1.3米，宽0.54米，棺长1.56米，宽0.88米。墓主仰身曲肢葬，双手交叉放于胸部，双腿蜷曲，面向上（图四）。



图四 M6平剖面图

1、11-35、石圭 2-3、壶 4、簋 5、盆
6、簋 7、鬲 8、罐 9、盘 10、匜

M9 方向295°。墓口长2.9米，宽1.7米，深2.9米。填土为五花土，经夯打。有熟土二层台，东宽0.3米，西宽0.18米，南、北0.26米，高0.64米。葬具一椁一棺，椁长2.4米，宽1.16米，西端有一头箱，长1.16米，宽0.64米，



图五 M9平剖面图

1-4、簋 5、8、10、13、鼎 6-7、喇叭口罐
9、壶 11-12、豆 14-16、石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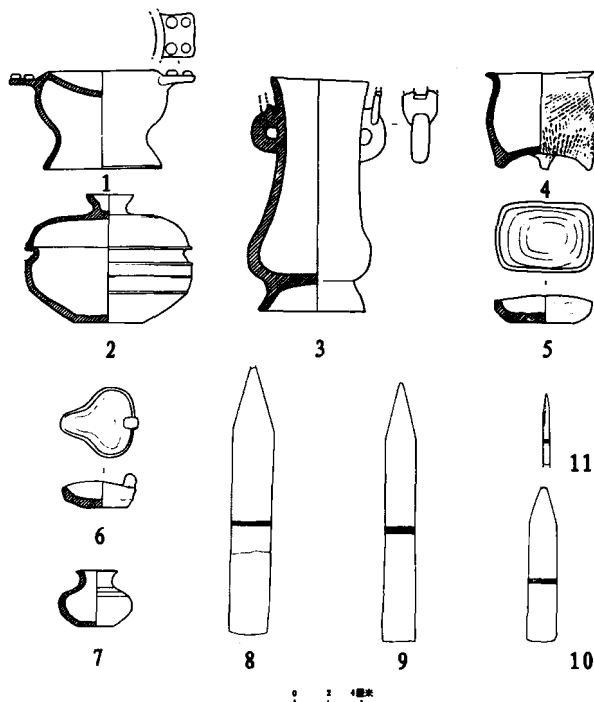
棺长1.4米，宽0.7米。墓主侧身曲肢葬，双手交叉于腹部，双腿蜷曲，面向南（图五）。

随葬器物

M6随葬器物 头箱内随葬陶器9件，计簋2件、壶2、盘1、匜1、罐1、鬲1、孟1，棺上放置陶圭26件（封二、1）。

壶 2件，形制相同。标本M6：2，泥质黑陶，黑皮，胎心略红，壶口为长方形，无盖，微侈，附环钮耳一对，上立长方形片状饰，长颈，圆鼓腹，最大径在腹中部，颈腹交界处四面内瘪，圈足较高。素面，腹下部及圈足部分有绳纹，后抹平。高26.8厘米，口径10.6厘米，腹径14.4厘米（图六：3）。

簋 2件。形制相同。标本M6：4，泥质黑皮，胎心略红，无盖，腹较浅，有片状附耳，耳上饰四圆钮。圈足



图六 M6随葬器物

1、簋（M6：4） 2、盒（M6：5） 3、壶（M6：2）
4、鬲（M6：7） 5、盘（M6：10） 6、匜（M6：9）
7、罐（M6：8） 8-11、石圭（M6：12、13、19、26）

较高，素面。高11.4厘米，口径12.8厘米，底径14厘米（图六：1）。

盘 1件。M6：10，泥质灰陶，长方形。长11.6厘米，宽8厘米，高3.2厘米（图六：5）。

匜 1件。M6：9，泥质灰陶，前有流，后有把手。最长9厘米，宽8厘米（图六：6）。

罐 1件。M6: 8, 泥质灰陶, 胎心略红, 侈口, 折沿, 束颈, 圆肩, 鼓腹, 下腹内收, 平底, 肩饰凹弦纹。通高6.6厘米, 口径2.4厘米, 腹径8.8厘米(图六: 7)。

鬲 1件。M6: 7, 夹砂灰陶, 侈口, 平沿, 腹微鼓, 连裆, 三锥足, 腹饰绳纹, 底有大麻点。通高11.2厘米, 口径12.6厘米(图六: 4)。

盒 1件。M6: 5, 泥质灰陶, 侈口, 平沿外折, 尖唇, 束颈, 折肩, 小平底, 颈饰凸弦纹, 有盖, 盖有圆形捉手, 饰凹弦纹。通高15厘米, 口径19.8厘米(图六: 2)。

石圭 青石质, 共26件, 根据长度不同, 分成A、B、C三型。

A型 长度在25—35厘米之间, 6件。标本M6: 12, 圭尖为锐角三角形。圭身有打磨痕迹, 横截面为扁长方形。长31.5、厚0.5、最大宽4.9厘米(图六: 8)。标本M6: 13, 圭尖为锐角三角形。圭身有打磨痕迹, 一侧有切割痕迹, 横截面为扁长方形。长30.8、厚0.8、最大宽3.9厘米(图六: 9)。

B型 长度在12—18厘米之间, 5件。标本M6: 19, 圭尖为锐角三角形。圭身有打磨痕迹, 一侧有切割痕迹, 横截面为扁长方形。长18、厚0.5、最大宽3.5厘米(图六: 9)。

C型 长度在5—9厘米之间, 15件。标本M6: 26, 圭尖为锐角三角形。圭身有打磨痕迹, 两侧有切割痕迹, 横截面为扁长方形。长8.1、厚0.3、最大宽0.9厘米(图六: 10)。

M9随葬器物 头箱内出土有陶簋4件、鼎4件、喇叭口罐2件、壶1件、豆2件, 陶质较差, 大部很难提取, 石圭位于墓主头骨左侧。

鼎 4件, 标本M9: 5, 泥质灰陶, 胎心呈红褐色, 平沿, 沿中部略凹。附耳贴于口沿之上, 上部残, 深腹, 平底, 三蹄足。腹上部有三道平行的凹弦纹, 下腹饰绳纹, 残高11厘米, 腹深6.9厘米, 口径15.2厘米(图七: 1)。

簋 4件。标本M9: 1, 泥质灰陶, 器壁较厚, 敛口, 斜方唇, 双兽首附耳, 鼓腹较深, 平底, 喇叭口形圈足。素面。通高10.2厘米, 口径12.8厘米, 腹深5厘米(图七: 3)。

豆 2件。标本M9: 11, 泥质灰陶, 侈口, 方唇, 盘壁斜直, 柄部较细, 空心喇叭状高圈足。柄部有两道凸棱。高9.6厘米, 盘径13厘米, 底径6.8厘米(图七: 2)。

石圭 3件。青白色, 圭身经打磨。根据大小分A、B两型。

A型, 2件。标本M9: 14, 圭尖为锐角三角形, 圭尖与圭身分界不明显。圭身上窄下宽, 最宽处在圭身底部, 圭身上有切割痕, 横截面为扁方形。长7.8、厚0.2、最宽处0.8厘米(图七: 4)。

B型, 1件, M9: 16, 圭尖为锐角三角形, 圭尖与圭身分界不明显。圭身经打磨, 较光滑, 横截面为不规则六棱形, 近似于椭圆。长14、厚0.2、宽2.8厘米(图七: 5)。

二、汉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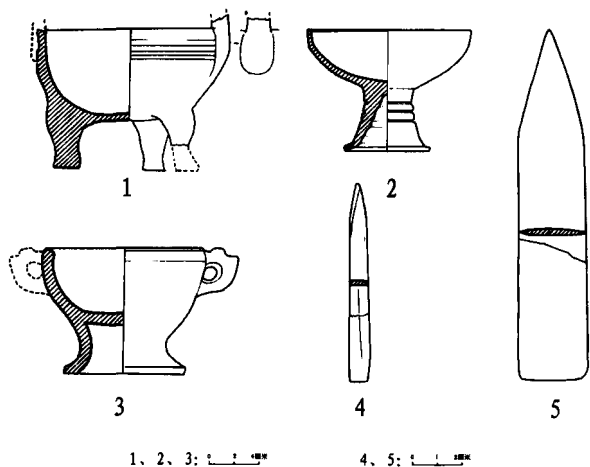
汉墓4座, 皆为斜坡墓道洞室墓。斜坡墓道单室墓2座, 斜坡墓道双室墓2座。

M8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 坐西向东, 方向70°, 墓底距地表3.9米。

墓道位于墓室东侧, 平面呈长方形, 底为斜坡状。斜坡残长2.46、宽0.85、残深1.3米, 坡度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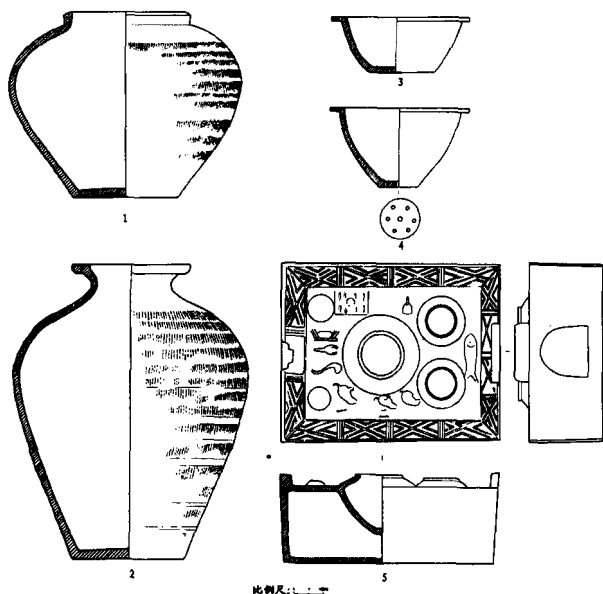
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 平面呈横长方形, 两壁系用单砖横向平砌, 顶为两排小砖并列券顶。甬道长1.16、宽0.68、高1.46米。封门两道, 位于甬道内, 以小砖横人字形封堵, 砖长0.32、宽0.15、厚0.06米。

墓室为拱形土洞, 平面呈长方形, 长4、宽2、高1.9米。墓内发现木棺1具, 木棺已朽, 仅存薄薄一层棺痕, 长2.26米, 西端宽0.7、东端宽1.1米。骨架已朽成粉



图七 M9随葬器物

1、鼎(M9: 5) 2、豆(M9: 11)
3、簋(M9: 1) 4-5、石圭(M9: 14、16)



图八 M8出土陶器

1. I式罐 (M8:7) 2. II式罐 (M8:2)
3. 釜 (M8:5) 4. 甑 (M8:4) 5. 灶 (M8:3)

末,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

M8出土器物 该墓共出土器物7件,全部为泥质灰陶,器类有罐、盆、甑、灶等。

罐 4件,分二式。

I式: 3件。大小相近。直口,斜方唇,无颈,圆肩,鼓腹,底微凹。肩及腹上部饰截断细绳纹。M8:7,口径17、底径14.2、通高24.8、最大腹径31厘米(图八:1)。

II式: 1件。M8:2,敛口,圆唇,宽平沿,细颈,圆肩,鼓腹,腹下部急收成小平底。肩及腹上部饰截断细绳纹。通高39.2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底径15厘米(图八:2)。

灶 1件。M8:3,整体呈长方形,面上有三火眼,前端有两个小火眼并排而设,后段一大火眼位于中心。后部有两球状凸起,灶门呈拱形,上部突出,烟囱亦呈突出状。灶面图案模印,边缘为几何形图案。灶面为铲、勺、盘、几等以及鱼等动物。灶面与四周有拼接痕迹。灶长30、宽23.2、高10厘米,灶门宽6.6、高6.4厘米(图八: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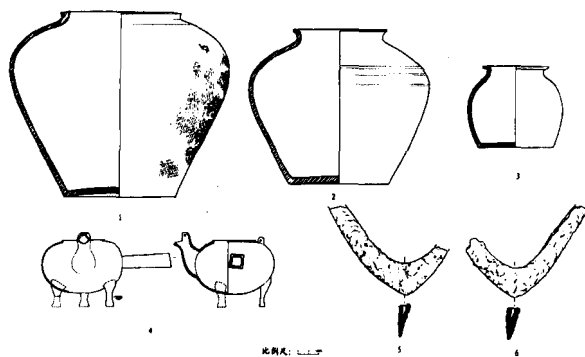
甑 1件。M8:4,泥质灰陶,敞口,平沿外折,深腹,小平底,底部钻有7个圆孔。素面。口径19厘米,底径5厘米,高10.4厘米(图八:4)。

釜 1件, M8:5, 泥质灰陶, 敞口, 平沿外折, 斜直腹, 平底, 素面。口径18.8厘米, 高7.4厘米, 底径9厘米(图八:3)。

M7 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座西向东,方向103°,基底距地表4.4米。

墓道位于墓室东侧,平面略呈长方形。大致为斜坡状,靠近墓室处坡度变小。斜坡总长8.4、宽0.75-1、深0.4-3.92米。

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平面呈横长方形,两壁用单砖横向平砌,顶为单砖券顶。甬道长1.02、宽0.34、高



图九 M7出土陶器、铜器及铁器

1. 罐 (M7:1) 2. 罐 (M7:3) 3. 罐 (M7:8)
4. 铜鑑壶 (M7:2) 5、6. 铁犁 (M7:7; M7:6)

1.2米。封门一道,位于甬道外侧,以小砖横人字形封堵,未完全封闭,仅有三层,高0.44米。

墓室为拱形土洞,平面呈长方形,长3.75、宽2.06、高1.9米,基底为砖铺地。墓室内发现木棺3具,棺已朽,3具骨架已朽成粉末,仅能判断其头向。

M7出土器物 该墓共出土器物9件,质地有陶、铜、铁3种。

陶器 罐3件,均为泥质灰陶,分为三式。

I式罐 1件, M7:1。直口,方唇,无颈,圆肩,鼓腹,斜腹内收,底微凹。饰浅细绳纹。轮制。通高34.8厘米,口径23.4厘米,底径21.8厘米,最大腹径42.8厘米(图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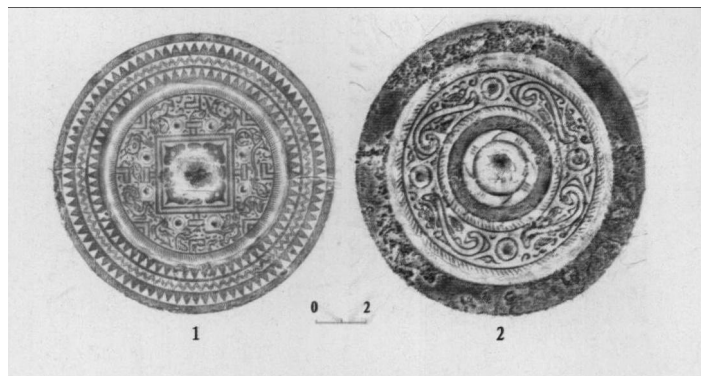
II式罐 1件, M7:3。侈口,卷沿,方唇,短颈微束,圆肩,鼓腹,平底。肩部饰凹弦纹三道,腹部饰绳纹,后抹平。通高29.2厘米,口径18.2厘米,底径19.2厘米,最大腹径35厘米(图九:2)。

III式罐 1件, M7:8。侈口,平沿,尖唇,束颈,

圆肩，鼓腹，平底，素面。通高15.6厘米，口径12.8厘米，底径14.4厘米（图九：3）。

铜器 3件，计有铜镜2、鍬壶1，另有铜钱1枚，锈蚀严重。

博局纹镜 M7：4，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双线条方格。主纹区有L、T、V，T形纹两侧带有带圆座乳钉，V两侧四神配置情况是：青龙配羽人、白虎配一鹿、朱雀配一鸟、玄武配蟾蜍。外缘较宽，由内到外饰三角形锯齿纹、弦纹、双线波折纹和三角形锯齿纹。直径11.4厘米，镜缘厚0.3厘米（图十：1，封底）。



图十 M7出土铜镜

1. 博局纹镜（M7：4） 2. 四乳四螭纹镜（M7：5）

四乳四螭纹镜 M7：5，圆钮，钮座为圆形，钮座区外饰有呈旋转的短弧线、正方向的直线纹组成。四乳间饰四螭纹，螭头和尾几乎相同，螭纹的内外有两只鸟。素宽缘。直径12厘米，镜缘厚0.55厘米（图十：2）。

鍬壶 M7：2，直口，扁腹，圆底，底有三矮蹄足，肩有一兽首流，流有合页盖，已失，腹部铸有方形釜管式柄。通高14厘米，口径8.4厘米，器高10厘米，柄长9.8厘米（图九：4，封二：2）。

铁器 犁，2件。形制相同，左右双叶的外侧有刃，背部成釜状，双叶于前端汇成一尖锋，在器正面隆起一脊。M7：7，残高16.6、釜口厚0.6厘米（图九：5）。M7：6，残高17.2厘米（图九：6）。

M1由墓道、甬道和前、后墓室三部分组成，坐西向东，方向107°，墓底距地表6米。

墓道位于墓室东侧，平面略呈长方形。底为斜坡状，靠近墓室处斜坡坡度变小，斜坡总长10.2、宽0.9—1、深5.2米。

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平面呈横长方形，两壁系用单砖横向平砌，顶为小砖券顶。甬道长1.3、宽0.34、高

1.68米。封门两道，一位于甬道内，一位于甬道东侧，以小砖横人字形封堵。

墓室为双室砖券顶，砖铺地。前室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长2.14、宽2.06、高2.16米，南北两壁为平砖错缝叠砌，顶为拱形。后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44、宽1.7、高1.7米，南北两壁为平砖错缝叠砌，西壁为立砖错缝叠砌，顶为拱形。后室内发现木棺2具，木棺已朽，仅存薄薄一层棺痕，长2.4米。骨架已朽成粉末，葬式不清。

M1出土器物 该墓共出土器物13件，质地有陶、铜、铁、琉璃4种。

陶器 共6件，罐5件，甗1件，全部出土于前室。

罐 5件，可分为三式。

I式：3件。直口，短径，圆肩，鼓腹，下腹内收，平底，素面。M1：3，口径19、底径14.4、高21.2、最大腹径31.2厘米（图十一：3）。

II式：1件。M1：5，侈口，平沿，斜方唇，束颈，圆肩，下腹微收，平底。通高20厘米，口径13.6厘米，最大腹径19厘米（图十一：2）。

III式：1件。M1：2，侈口，平沿微凹，斜方唇，束颈，圆肩，下腹微收，平底。通高17.2厘米，口径12.6厘米，最大腹径18厘米（图十一：1）。

甗 1件。M1：7，与铁釜一起使用。敞口，宽沿外折，方唇，斜腹，甗底缺。素面。轮制。高14.6厘米，口径37.2厘米，底径18.8厘米（图十一：4）。

铜器 共2件，包括铜镜与带钩各1件，另有铜钱4枚。

带钩 1件。M1：13，背部呈弧形有一圆钮，身无纹饰。长10.9厘米（图十一：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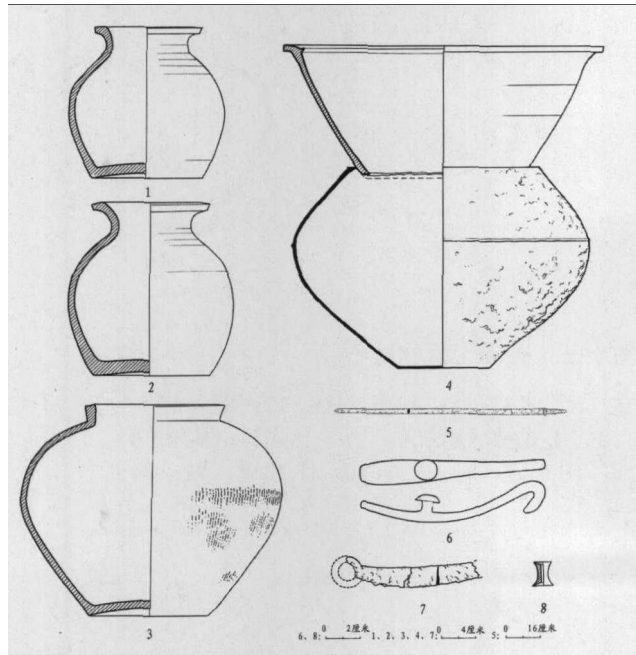
博局纹镜 M1：8，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双线条方格。主纹区由四神及铭文带组成，内区饰有L、T、V，内饰有四神及鸟兽，T形纹两侧各有一枚带圆座乳钉，外区铭文为：作佳镜哉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外缘由内而外饰有三角形锯齿纹、弦纹和云纹。直径14厘米，镜缘厚0.3厘米（图十二）。

五铢钱 4件。标本M1：11，铜钱边缘有外郭，钱径2.55，穿呈正方形，反面有郭，郭长、宽各1厘米。“金”字头上的“△”为等腰三角形，金字内四点稍短，“朱”字上下转折处为圆折。

铁器 共3件，包括铁釜、铁剑与铁匕首各1件。

釜 1件,与陶甗一起使用。M1: 6, 敛口, 方唇, 无领, 鼓腹, 小平底。锈蚀严重, 肩腹之间有一凸棱。高23厘米, 口径22.2厘米, 底径10.6厘米, 最大腹径34.4厘米(图十一: 4)。

铁剑 1件。M1: 9, 剑身中间起脊, 茎扁平而细, 茎、身结合处附有铜质剑鐔, 鐔为素面, 平面近长方形, 断面近菱形, 剑身有朽木附着, 颈残留有木片痕迹。剑通



图十一 M1出土器物

1. III式罐 (M1:2) 2. II式罐 (M1:5) 3. I式罐 (M1:3)
4. 铁釜、陶甗 (M1:6 ; M1:5) 5. 铁剑 (M1:9)
6. 铜带钩 (M1:2) 7. 铁削 (M1:2) 8. 耳珰 (M1:12)



图十二 博局纹镜M1:8拓本

长152.8厘米, 茎长18厘米, 鐔宽4.8, 剑身厚1.4厘米(图十一: 5)。

铁削 1件。M1: 10, 环形柄, 断面呈三角形, 残。残长15.4厘米(图十一: 7)。

琉璃耳珰 1件。M1: 12, 蓝色半透明, 形似高柄豆, 稍大一端为平沿浅盘, 有针孔贯穿两端, 做工精细。通高1.1厘米(图十一: 8)。

M2由墓道、甬道和前、后墓室三部分组成, 坐西向东, 方向115°, 基底距地表6.2米。

墓道位于墓室东侧, 平面呈长方形。底为斜坡状, 30°, 斜坡总长10.9、宽1.04、深0.18—5.5米。

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 平面呈横长方形, 两壁系用单砖横向平砌, 顶为小砖券顶。甬道长1.32、宽0.6、高1.68米。封门两道, 位于甬道内, 以小砖横人字形封堵。

墓室为双室砖券顶, 砖铺地。前室平面呈长方形, 长2.7、宽2.3、高2.26米, 南北两壁为平砖错缝叠砌, 顶为拱形。后室平面呈长方形, 长2.76、宽1.9、高1.9米, 南、北、西三壁为平砖错缝叠砌, 顶为拱形。后室内发现木棺1具, 木棺已朽, 长2.2米。骨架已朽成粉末, 葬式不清。

M2出土器物 该墓共出土器物相对较丰富, 计32件(套), 质地有陶、铜、铁3种。

陶器 共28件(套), 有鼎、盒、壶、罐及写、磨等模型明器。

鼎 1件。M2: 2, 泥质灰陶, 侈口, 平沿内折, 子母口, 环形附耳, 装饰成羊角形, 鼓腹内收, 平底, 三蹄足外撇, 最大径在腹中上部, 器表饰红白相间彩绘, 绝大部分已脱落。通高18厘米, 腹深9.4厘米, 口径15.2厘米(图十三: 1)。

壶 2件, 形制相同。M2: 17, 口外敞, 似盘形, 束微颈, 扁圆腹, 假圈足较高, 底微凹, 腹上部残存有部分红色彩绘。通高33.2厘米, 口径17.4厘米, 最大腹径28厘米, 底径15.6厘米(图十三: 3)。M2: 12, 通高32厘米, 口径17.6厘米, 最大腹径27.8厘米, 底径14.8厘米。器身饰黑红白相间的彩绘。主体为一周形似木楔的倒三角形纹带(图十三: 4)。

盒 1件, M2: 16, 泥质灰陶, 敛口, 方唇, 上腹外撇, 下腹直, 平底。有盖, 盖面弧形。盖面及器腹部有白地朱绘, 绝大多数脱落, 通高13厘米, 口径18厘米, 底径19.6厘米(图十三: 2)。

钵 4件, 可分为二式。

I式: 2件。M2: 6, 泥质灰陶, 口为不规则圆形, 器身为口小底大的筒形, 底微凹。器表涂白色, 绝大多数已脱落。通高9.2、口径21、底径20.3厘米(图十三: 6)。

II式: 2件。M2: 15, 泥质灰陶, 敛口, 方唇, 直腹。器表有红、白彩绘。通高10.8、口径24.8厘米(图十三: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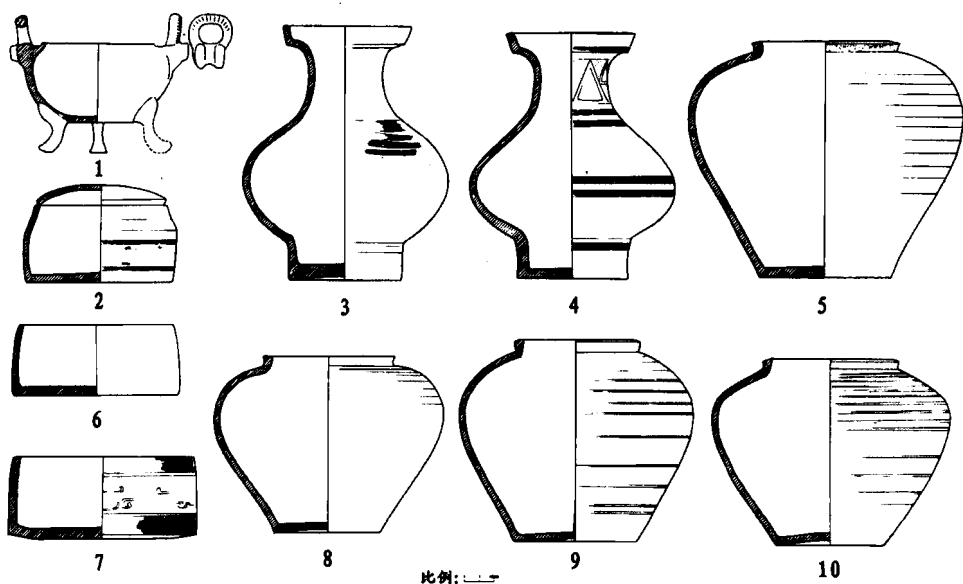
罐 5件, 根据口沿不同可以分成三式。

I式: 2件。直口, 斜方唇, 无颈, 圆肩, 鼓腹, 底微凹, 轮制。M2: 31, 通高24.8厘米, 口径18.2厘米, 底径14.6厘米, 最大腹径32厘米(图十三: 10)。M2: 30, 通高31厘米, 口径20厘米, 底径17.6厘米, 最大腹径37厘米(图十三: 5)。

II式: 2件。直口, 方唇, 圆肩, 鼓腹, 底微凹, 轮制。M2: 5, 口径17.8、底径14.4、高23.2, 最大腹径31厘米(图十三: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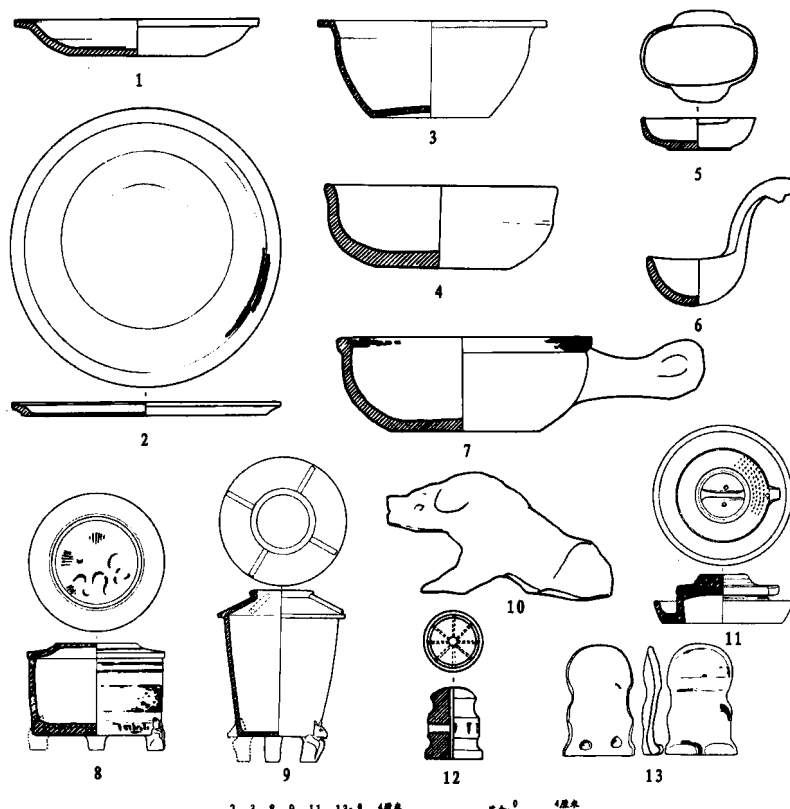
III式: 1件。M2: 4, 直口, 方唇略厚, 无颈, 圆肩, 鼓腹, 平底微凹, 素面, 腹下部有轮制后抹平痕迹。通高26.6厘米, 口径17厘米, 最大径31.6厘米(图十三: 9)。

盘 1件。M2: 22, 泥质灰陶, 敞口, 平沿外折, 方唇, 浅腹, 平底内凹。沿及盘内涂白地。口径21.2厘米, 高3.2厘米



图十三 M2出土器物之一

1. 鼎 (M2: 2) 2. 盒 (M2: 16) 3、4. 壶 (M2: 17; M2: 12)
5. I式罐 (M2: 30) 6. I式钵 (M2: 6) 7. II式钵 (M2: 15)
8. II式罐 (M2: 5) 9. III式罐 (M2: 4) 10. I式罐 (M2: 31)



图十四 M2出土器物之二

1. 盘 (M2: 22) 2. 案 (M2: 21) 3. 盆 (M2: 3) 4. 碗 (M2: 8)
5. 耳杯 (M2: 23) 6. 斗 (M2: 9) 7. 魁 (M2: 7) 8. 奩 (M2: 14) 9. 圜 (M2: 27)
10. 猪 (M2: 1) 11. 磨 (M2: 26) 12. 车毂 (M2: 13) 13. 不知名器 (M2: 25)

米,底径12厘米(图十四:1)。

案 1件。M2:21,圆形,敞口,尖唇,腹较浅,器里装饰红白彩绘。直径46.6厘米,底径42厘米,高2.4厘米(图十四:2,封三.3)。

盆 1件, M2:3, 泥质灰陶, 敞口, 宽平沿, 方唇, 弧腹内收, 底微凹, 素面, 轮制。通高16.4厘米, 口径39.4厘米, 底径20.4厘米(图十四:3)。

碗 1件, M2:8, 泥质灰陶, 侈口, 圆唇, 深腹, 上腹部稍直, 下腹部急剧内收, 平底内凹, 器内壁涂朱, 其余素面。高7厘米, 口径20厘米, 底径10.4厘米(图十四:4)。

耳杯 7件, 形制相同。M2:23, 椭圆形, 两耳外出, 小椭圆形底, 器里涂朱。长9.8厘米, 杯宽5.2厘米, 耳宽1.2厘米, 高2.7厘米(图十四:5, 封三.3)。

斗 1件。M2:9, 泥质灰陶, 整体呈圆形, 圆底, 勺柄立于勺尾之上, 似一昂首张嘴龙形, 头部涂朱。盘径8.4、柄长7厘米(图十四:6)。

魁 1件。M2:7, 泥质灰陶, 整体呈圆形, 敞口, 器身似碗形, 平底, 柄自腹上部向外平伸, 柄端作龟首状。器内壁及柄端有或红或白彩绘, 漫漶不清。口径21.8厘米, 柄长10厘米, 高8厘米(图十四:7)。

奩 2件, 形制相同。M2:14, 泥质灰陶, 口微敛, 器身呈直筒状, 有盖, 盖成覆盘状, 腹下部附有三兽形足。器身及盖有彩绘, 脱落严重。通高18.4厘米, 器高15.8厘米, 最大径23.2厘米(图十四:8)。

困 1件。M2:27, 困顶为圆锥形, 截尖, 直口, 方唇, 顶略出檐, 锥形面上等距离饰四道凸棱。困身为上大下小的直筒形, 底有三蹲踞兽形足。通高29.2厘米(图十四:9, 封二.3)。

猪 1件。M2:1, 泥质灰陶, 作蹲踞状, 鬃毛长而竖起, 耳朵长而竖起。通高10, 通长19.4厘米(图十四:10)。

磨 1件。M2:26, 形制仿石磨, 上扇表面作两个相对的半月形深槽, 槽底各有一孔, 侧面有一突起应

为安磨柄之处, 下扇中央隆起, 周围印成辐射状沟槽。通高8.2厘米, 底径20.2厘米(图十四:11, 封三.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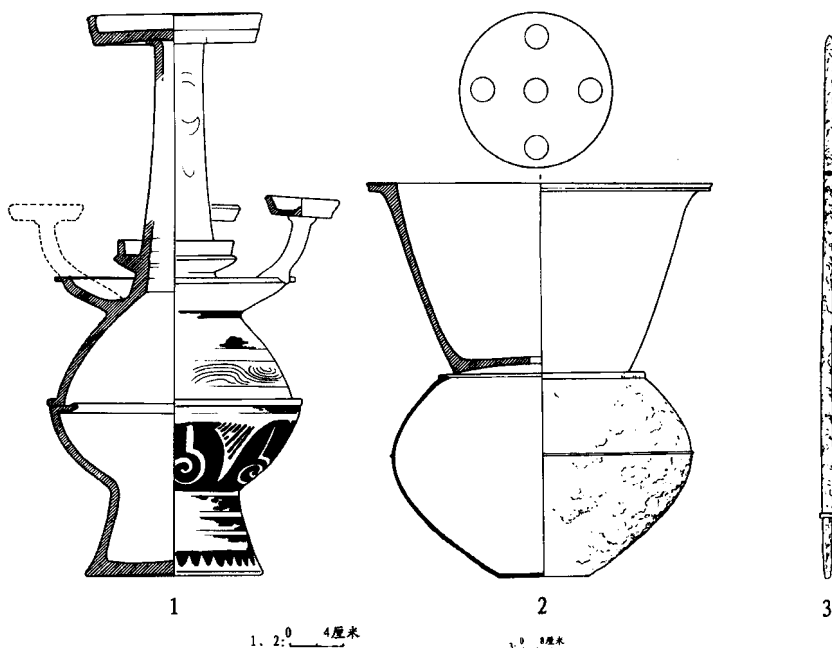
车毂 2件, 形制相同。M2:13, 上小下大的圆柱形, 上部弧形, 下为平底, 两端各有一束腰, 中间有8个方形孔, 高6、底径5、孔径0.8厘米(图十四:12)。

泥器 1件, M2:25, 器形不详。泥质灰陶, 正面残存有少量彩绘, 背面下部有两圆孔。通高19、宽12.4、厚3.5厘米(图十四:13)。

多枝灯 1件。M2:24, 形制较复杂, 泥质灰陶, 分两部分。下部龕口, 平沿内折, 弧腹内收, 假圈足, 器表白地黑色彩绘, 圈足底饰一圈小三角形纹, 腹饰莲瓣纹, 莲瓣中间为勾云形纹。器上部主体呈喇叭形, 可分三段, 最上有一直口口微敛、平底灯盘, 盘中心有一凸钮, 中间有两盘形托, 一盘形托又粘塑三支敞口灯, 下为喇叭口形座, 器表饰红底白色彩绘, 大部分已脱落, 下部残存有部分云气纹。通高68厘米, 底座直径22、高21.2厘米, 顶部灯盘直径21.8厘米, 其余灯盘直径8.2厘米(图十五:1, 封三.1)。

铁器 2件, 有铁釜和剑。

铁釜、陶甗 1件。M2:20, 甗, 泥质灰陶, 敞口, 宽沿外折, 方唇, 斜腹, 甗底凹, 有五圆形孔。通高



图十五 M2出土器物之三

1. 陶多枝灯 (M2:24) 2. 铁釜、陶甗 (M2:20) 3. 铁剑 (M2:13)

24.4厘米,口径45.2厘米,底径23厘米。铁釜,敛口,方唇,无领,鼓腹,小平底。锈蚀严重,肩腹之间有一凸棱。通高26.4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12厘米,最大腹径39厘米(图十五:2)。

铁剑 M2:13,剑身中间起脊,茎扁平而细,茎、身结合处附有剑鐔,鐔为素面,断面呈菱形,剑身、茎有朽木附着。剑长155厘米,茎长17.6厘米,鐔宽4.8厘米,剑身厚1.4厘米(图十五:3)。

博局纹镜 M2:10,圆钮,圆形钮座,主纹区仅饰有T及四个带圆座乳钉,外区饰放射线纹及三角形锯齿纹。直径7.6厘米,镜缘厚0.2厘米。

五铢钱 4件。标本M2:11,铜钱边缘有外郭,钱径2.55,穿呈正方形,反面有郭,郭长、宽各1厘米。“金”字头上的“△”为等腰三角形,金字内四点较长,“朱”字上下转折处为圆折。

三、结语

M9随葬品以鼎、簋、壶等仿铜陶礼器为主,豆柄为空心喇叭状高圈足,有两道凸棱,簋腹较深,圈足呈喇叭状,与凤翔八旗屯M4:4相似^[1],因此,M9的年代为春秋晚期;M6随葬陶簋,腹较浅,附耳饰四圆钮与凤翔八旗屯B103:3相似^[2],鬲平沿外折、腹微鼓、裆部为大麻点纹,因此,M6的年代为战国中期。

凤翔城南一带即为著名的秦都雍城遗址,过去在该遗址的附近,曾发现过大小不等的几十处秦国时期的国人墓地,而在距其二十公里的北山也就是本次发掘地点一带,却从未发现过有关早期秦人的踪迹。在以往田野考古调查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凤翔沿北山东西一线应该是以大原、劝读、水沟遗址为代表的史前与周文化分布区,而早期秦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不可能延伸到此。通过本次发掘,对于了解当时秦人在雍城以北稍远区域生存活动空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次早期秦文化遗存的发现为今后考古工作提供了线索。这批小型秦墓随葬品不丰富,陶器质量较差、做工粗糙,反映其经济水平较低,其究竟与秦都雍城居民相关抑或附近还有小型聚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这四座汉墓没有明确纪年的随葬器物,只能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来推测其年代。从墓葬形制来看,有斜坡墓道土洞墓、斜坡墓道券顶砖室墓,从陶器组合来看,有罐、罐一灶、鼎一盒一壶一罐一仓一奩一案一耳杯等,基本与西安地区一致,年代大致在东汉早中期。M7出土的四

乳四螭纹镜(M7:5)与白鹿原五M18:16I II式镜^[3]、西安北郊尤家庄(电信大楼)M301、M14^[4]出土A型四乳四螭纹铜镜基本相同,这几座墓葬的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M7博局纹镜与1991年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方新村)M13所出Ab型镜相似,此墓的年代在东汉早期,M7出土鎡壶与湖南益阳新莽时期M17出土鎡壶^[5]相似,M7:2鎡壶蹄足稍高,更晚一些,综上所述,M7的年代应为东汉早期;M1出土之博局纹镜与西安王莽时期1997XXQM2:2(乡镇企业局培训中心)作佳镜四神博局纹镜相似^[6],五铢钱与洛阳烧沟III式五铢相似^[7],M1的年代应为东汉早期;M2出土铜镜与西安曹家庙2000YZM9:24简化博局纹D型镜相似^[8],此类镜主要流行于东汉晚中期,M2出土的壶、仓、奩、案等与白鹿原汉墓D II式壶、D I式仓、B型奩、B型案相似,即东汉中期,M2大致应在这一范围内。

M2出土此类型多枝灯,在汉墓中发现较少,目前见于陕西扶风官务村汉墓^[9]、西安潘家庄169号东汉墓^[10],后者在灯装饰方面用贴塑的方式来表达“升仙”等题材,而M2出土多枝灯在器表彩绘云气、龙纹来表现,这对于研究当时的丧葬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发掘领队:田亚岐

参加发掘者:郁红伟、王颖、袁文君

绘图:赵赋康

照相:耿庆刚

执笔:田亚岐、耿庆刚、王颖、袁文君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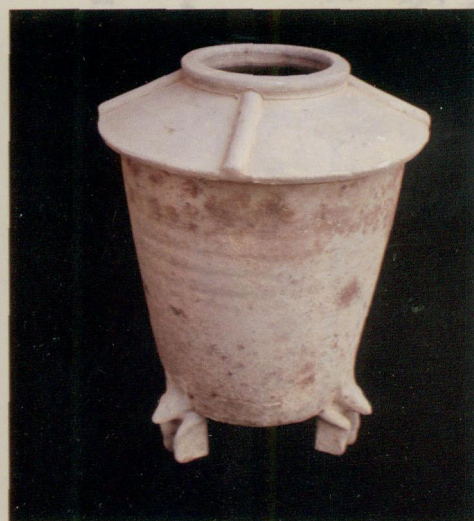
- [1] [2]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
- [4] [6][8]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 [5] 湖南省博物馆、益阳县文化馆:《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 [7] 洛阳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1959年,科学出版社。
- [9] 周原博物馆:《陕西扶风县官务村汉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5期。
- [1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潘家庄169号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6期。



1、M6陶器组合



2、M7出土铜鑊壶



3、M2陶圜



1、M2出土陶灯



2、M2陶磨



3、M2出土案、耳杯